

[明]

冯梦龙等

编著

李晚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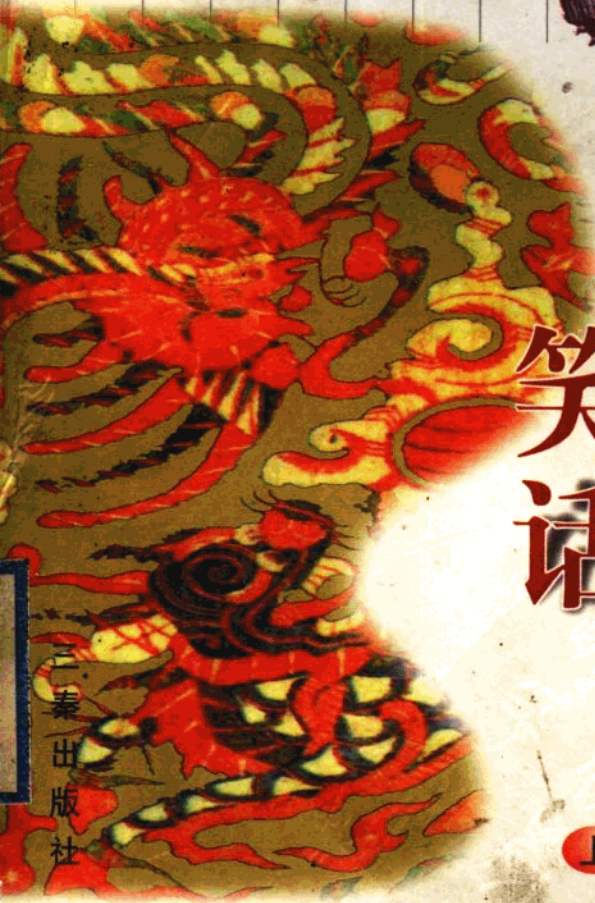
主編

明清

笑话

十种

上



三秦出版社

本书点校人员：

史 强	严天池	赵建民	张 亮
姚 坤	鲁 俊	朱有志	姬淑云
李 军	夏晓臻	张云风	爱 萍
杨 敏	李 晓		

出版说明

笑话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体裁，大约在先秦时代，笑话开始见诸文字，诸子散文中就有一些笑话。如《孟子》中有《揠苗助长》、《齐人有一妻一妾》，《韩非子》中有《守株待兔》、《郑人置履》等。隋唐时出现了笑话专集《笑林》（三卷，隋邯郸淳著）、《启颜录》（唐侯白著），可惜已经亡佚，只散见于其它典籍之中。笑话专集的大量出现，是在明清两代，总数约有数十种。这么多的笑话作品集相继问世，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，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。

古代笑话中有较为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，人们对好的笑话的喜爱，也总是持久不衰的。尤其是近些年来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，人们对健康的消闲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。因此，我们组织编选了这部明清笑话选集。人们在茶余饭后，捧书在手，拣选几则，细加品味，开怀解颐之余，或许还会受到某种启发、教益。

这里所编选的十种明清笑话集是：明赵南星的《笑赞》、江盈科的《雪涛谐史》、李贽的《山中一夕话》、冯梦龙的《笑府》和《古今笑》（即《古今谭概》）、曹臣的《舌华录》，以及清石成金的《笑得好》、独逸窝退士的《笑笑录》、游戏主人辑的《笑林广记》和程世爵辑的《笑林广记》。其中《山中一夕话》共12卷，今选编后6卷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笑话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消闲文化形式，或含蓄幽默，富于知识性趣味性，使人发出会心的笑；或讽刺讥笑，富于民族性爱憎性，使人产生或愤或慨、或忧或喜的思想感情；或含藏包袱，富于机巧性乐观性，使人忍俊不禁，捧腹大笑，等等。但由于时代的局限，古代笑话中也夹杂一些不甚健康的内容，这些多在发稿时作了删节。如有疏漏之处，请读者指正，以便再版时修改。

目录

笑赞	〔明〕赵南星 (1)
雪涛谐史	〔明〕江盈科 (23)
古今笑	〔明〕冯梦龙 (49)
笑府	〔明〕冯梦龙 (621)
山中一夕话	〔明〕李贽 (737)
舌华录	〔明〕曹臣 (813)
笑得好	〔清〕石成金 (961)
笑林广记	〔清〕游戏主人 (997)
笑林广记	〔清〕程世爵 (1073)
笑笑录	〔清〕独逸窝退士 (1135)

笑

贊

〔明〕赵南星 编著
史强 校点

题 词

书传之所纪，目前之所见，不乏可笑者，世所传笑谈，乃其影子耳。时或忆及，为之解颐，此孤居无闷之一助也。然亦可以谈名理，可以通世故，染翰舒文者，能知其解，其为机锋之助，良非浅鲜。漫录七十二则，各为之赞，名《笑赞》云。

一儒生以太行山作“代形”（读音）山，一儒生曰：“乃泰杭耳。”其人曰：“我亲到山下，见其碑也。”相争不决，曰：“我二人赌一东道，某学究识字多，试往问之。”及见学究问之，学究曰：“是代形也。”输东道者怨之。学究曰：“你虽输一东道，却教他念一生别字。”

赞曰：学究之存心忍矣哉，使人终身不知太行山，又谓天下人皆不识字。虽然，与之言必不信也，盖彼已见其碑矣。

嘉靖中，一进士初仕推官，性极执拗，尝以贾岛“推敲”之字作“吹敲”。或告之曰：“此是颧字音。”进士曰：“这等说，我做的是颧官。”

赞曰：此进士现做推官，无怪乎其不更读也。郑三娘不识四字，岂容有散字音乎？大抵一字止可一音，一物止可一名，何须谐声假借，感乱后学，此亦古人之过也。

有士人入寺中，众僧皆起，一僧独坐。士人曰：“何以不起？”僧曰：“起是不起，不起是起。”士人以禅杖打其头，僧曰：“何以打我？”士人曰：“打是不打，不打是打。”

赞曰：此僧之论，其于禅机深矣，而不能忍禅杖之痛。近日士子作文，皆拾此僧之唾，以为文章之三昧，主司皆宜黜之，告以黜是不黜，不黜是黜也。

两贼剗墙，既透，入房摸索。一贼被蝎子螫了一下，不觉失声说：“好疼。”那一贼恐怕主人听的，将这贼扭了一把，这贼就打一拳。两人一递一拳，砰叭有声，把主人聒醒，登时线住（贼人以捆人为线）。这蝎子螫的贼埋怨那贼说道：“吃了你的亏，有话不说，缘何就扭我一把？”那贼说：“死贼，你还不省？那里有做贼的还要说话！”

赞曰：杜子美诗“无人觉来往”，大是窃盗之术。水浒寨中时迁，先做窃盗极精，号为鼓上蚤，言其跳鼓上而无声也。往时里中恶少年数人，初劫人家，火把忽灭，有陈清者叫道：“焦回子点火来。”焦回子大怒说道：“这是何处，你呼人姓名，你非陈清乎？”主人默记告官，当被捉搦。由是观之，强盗亦不得乱说也。

宋欧阳修做考试官，得举子刘辉卷云：“天地轧，万物茁，圣人发。”欧阳修以朱笔横抹之，士子增作四句曰：“试官刷。”

赞曰：俗云“文章中试官”，非虚言也。刘辉之卷，如遇爱者，即古今之奇作也。近时一贵人批韩文云：“退之不甚读书，作文亦欠用心。”以其无轧茁语也。爱癭瘤者以细颈为丑。文章何常之有？虽然，永叔名人，其所刷者或亦有见也。

一秀才数尽，去见阎王。阎王偶放一屁。秀才即献屁颂一篇

曰：“高竦金髻，弘宣宝气。依稀乎丝竹之音，仿佛乎麝兰之味。臣立下风，不胜馨香之至。”阎王大喜，增寿十年，即时放回阳间。十年限满，再见阎王，这秀才志气舒展，望森罗殿摇摆而上。阎王问是何人，小鬼说道：“是那做屁文章的秀才。”

赞曰：此秀才闻屁献谄，苟延性命，亦无耻之甚矣。犹胜唐朝郭霸以尝粪而求富贵，所谓遗臭万年者也。

医者至人家，为病人诊脉时，天大雨。医者曰：“一家都了不得。”有问者曰：“如何诊一人脉，说一家都了不得？”医者曰：“这等大雨，淹坏田苗，一家如何了得？”

赞曰：此医甚苦，本不知脉，而既为医，不得不诊脉，其实无心诊脉也。如不遇雨，就是一个王叔和。世人不知，而欺人者大都类此。

村居者命其仆曰：“使你入城……”未及说了，其仆飞往城中。行至县门前，县官正追钱粮，里长十人，一人未到，九人就央此仆顶名查点，县官各责十板。回至村中，主人问曰：“你至城中何干？”其仆学说县官打了十板之事，主人笑曰：“呆子。”仆曰：“难道那九个都是呆子？”

赞曰：此仆与九人者受责之数同，而独以为呆，宜其不服也。世事皆有比例，俏的呆的，个个比例，那肯服人？

董永行孝，天使仙女嫁之。众仙女饯行，皆嘱付曰：“此去下方访有行孝者，寄个信来。”

赞曰：董永之事定是妄传，老天必不如此错做。男女人之大欲，行孝者自当保佑，若使仙女下嫁，则天人皆起邪心，访求孝子还是门面话也。

一和尚犯罪，一人解之。夜宿旅店，和尚沽酒劝其人，烂醉，乃削其发而逃。其人酒醒，绕屋寻和尚不得，摩其头则无发矣，乃大叫曰：“和尚倒在，我却何处去了？”

赞曰：世间人大率悠悠忽忽，忘却自己是谁，这解和尚的就是一个。其饮酒时更不必言矣，及至头上无发，刚才知是自己，却又成了和尚。行尸走肉，绝无本性，当人深可怜悯。

众僧为人诵经既毕，一僧窃其铺坛之布而去。主人追及，搜而得之，乃向众僧曰：“列位看，这是我干的好事。”

赞曰：僧虽窃布，而能自以过，若他僧则必怨搜者，又遍疑众人告之，结为冤仇，一事而贪嗔痴毕具矣。相形而论，此僧乃高僧也。

辽东一武职素不识字，被论，使人念劾本，至“所当革任回卫者也”，痛哭曰：“革任回卫也罢了，这‘者也’两个字怎么当的起！”

赞曰：至公至明，乃可以劾人，不然，“者也”二字断送了多少好人，真是难当也。

钟魁专好吃鬼，其妹与他做生日，写礼帖云：“酒一尊，鬼两个，送与哥哥做点剁。哥哥若嫌礼物少，连挑担的是三个。”钟魁看毕，命人将三个鬼俱送庖人烹之。担上鬼看挑担者曰：“我们死是本等，你如何挑这个担子？”

赞曰：挑担者不闻钟魁之所好耶，而自投鼎俎，此文种、韩信之流也，若少伯、子房，可谓智鬼矣。

有好奉承人者，见一人问其姓，曰：“姓张。”其人曰：“妙姓。”

赞曰：上蔡雷礼部曾闻此言曰：“诚然姓张者与姓王姓李自是

不同。”《离骚经》曰：“览椒兰其若兹兮，又况揭车与江离。”椒兰类姓张者。

一人被其妻殴打，无奈钻在床下。其妻曰：“快出来！”其人曰：“大丈夫，说不出去定不出去！”

赞曰：每闻惧内者望见妇人，骨解形销，如蛇闻鹤叫，软做一条。此人仍能钻入床下，又敢于不出，岂不诚大丈夫然哉？

张江陵不肯丁忧，科道陈三谟等留之，翰林部属艾熙老等劾之。侍郎李幼滋往见，江陵曰：“我今要去不得去，小人又不谅我，我不如死了罢。”幼滋曰：“死倒死的，去却去不的。”稍间，御史朱璉至，江陵又告之。朱璉乃其门生，大声言曰：“老师受国家厚恩，那里好去？门生就上本参老师，顾不的师弟之情。”昂昂而出。

赞曰：孔子谓：“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？”二人可谓法语，江陵果不丁忧，可谓能从矣，何处寻优场也？

王安石向苏东坡言：“扬子云大贤，其仕王莽校书投阁之事，必后人所诬枉，《剧秦美新》亦好事者所为。”东坡说：“正是，我也有些疑心，只怕汉朝原没个扬子云。”

赞曰：世之好辩者说的天方地圆，无有了期。东坡犹是戏言。有说文中子隋朝无此人者，使人心中恍惚，恐宋朝亦没个王安石也。

北方男子跳神，叫做端公。有一端公教着个徒弟。一日端公出外，有人来请跳神。这徒弟刚会打鼓唱歌，未传真诀，就去跳神。到了中间，不见神来附体，没奈何信口搪了个神灵，乱说一篇，得了钱米回家。见他师傅，说道：“好苦！”把他跳神之事说与师傅。师傅大惊：“徒弟你怎么知道？我原来就是如此！”

赞曰：此端公过于忠厚。徒弟问他，何不说：“跳神极是难事，妙诀不可轻传，恐泄天机，鬼神责谴。须是三年五载，方可传授。你既行的去，且将就应付。”可惜轻易说了实话，所谓“若将容易得，便作等闲看”了。

卜者子不习本业，父怒谴之。子曰：“此甚易耳。”次日有从风雨中求卜者，父命子试为之。子即问曰：“汝东北方来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汝姓张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复问：“汝为尊正卜乎？”亦曰：“然。”其人卜毕而去。父惊问曰：“尔何前知如此？”子答云：“今日乃东北风，其人面西而来，肩背尽湿，是以知之。伞柄明刻清河郡，非张姓而何？且风雨如是，不为妻谁肯为父母出来！”

赞曰：卜者子甚是聪明，可惜不曾读《孟子》。若读了《孟子》时，便知人性皆善，岂有视父母反轻于妻之理。

杨衡初隐庐山，有盗其文登第者，衡因诣阙，亦登第，见其人，怒曰：“‘一一鹤声飞上天’在否？”答曰：“此句知兄最惜，不敢偷。”衡曰：“犹可恕也。”

赞曰：此贼还是识货，“一一鹤声飞上天”原不消偷，只是不知他偷的如何。

高洋有一美人薛氏，素所钟爱，偶因小过支解之，以其股为琵琶，每弹之，辄叹曰：“佳人难再得。”

赞曰：元人云：“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”孰有磔之而琶其股者乎？情之所钟，尽在高洋矣。

赵魏公孟頫有一私印曰“水晶宫道人”，周草窗以“玛瑙寺行者”对之，赵遂不用此印。后见草窗同郡崔进之药肆，悬一牌曰“养生主药室”，赵以“敢死军医人”对之，崔亦不复设此牌。赵

语人曰：“我今日方为水晶宫吐气。”

赞曰：曾见一巡抚，其兄被一亲王打死，他做巡抚，尽力摧折各王府，以致棍徒将王坟树木都砍了，还问王府官罪名，只是要吐气也。

一人尊奉三教，塑像先孔子，次老君，次释迦。道士见之，即移老君于中。僧来，又移释迦于中。士来，仍移孔子于中。三圣自相谓曰：“我们自好好的，却被人搬来搬去，搬得我们坏了。”

赞曰：三个圣人都有徒弟，各尊其师，谁肯相让？原来一处坐不的。孔子有个徒弟姓管，却抵死要让释迦首坐，与他人师弟之情迥别。

一人习学言语，听人说“岂有此理”，心甚爱之，时时温习。偶因过河忙乱，忽然忘记，绕船寻觅。船家问他失落何物，曰：“是句话。”船家说道：“话也失落的，岂有此理！”其人说：“你拾着何不早说？”

赞曰：凡事用心专一，纵然遗失，自有撞遇处，观此人可知矣。“岂有此理”却有许多变化，有说“岂有此说”者，有说“焉有此理”者，有说“岂有是理”者，又有只用“岂有”二字者，说与此人，即不敢复上船矣。

天顺中，吏部某郎中行手本于翰林，签名字画甚大，刘文安公定之戏书其后曰：“诸葛大名垂宇宙，君今名大欲如何？纵于事体全无碍，只恐临池费墨多。”

赞曰：前辈名字原不甚大，想是刘公名字太小耳。所贵于作官者，全在得写大字，纵大似拳头，一生消的几锭墨？刘公可谓不知大体者也。

“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”一有司诵此诗，作“追吾民之财兮”，所谓诗言志也。

赞曰：《南风》之诗，便是盛夏时候，二（以下十三字难以辨识）此真贤父母也。他人一味追财，那管百姓死活。

张丞相好草书，一日书满纸，令其侄录之。侄不识，问之丞相，亦自不识，曰：“何不早问，致吾忘之。”

赞曰：字到妙处，原不可识。近年一文人好奇，人多不解，问他，他也不解，曰：“此必誉写之差。”及取出原稿，却又不差。看来原不消问，不知不问，玄之又玄。

东坡与佛印说：“古人常以佛对鸟，如云：‘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’又云：‘时闻啄木鸟，疑是叩门僧。’”僧印曰：“今日老僧却与相对。”

赞曰：宋孝武帝言：“人好嘲谑，未有不遇其敌者。”东坡之谑原拙，非佛印之巧也。“僧敲月下门”，是说所见，至于闻啄木鸟，疑僧叩门，不知别样人叩门之声与僧何所分辨。

有人暮夜归家叩门，其妻与人同宿，慌忙起来，其人从窗中逃走，遗下鞋在床下。其妻开门，夫见鞋佯为不见，欲到明日查考。其妻待夫熟睡，将鞋隐藏。次日，夫起，细看其鞋，说道：“原来就是我的鞋，几乎亏了人。”

赞曰：此人见而示之不见，亦有权术，而不免为妻所欺，只是火性太少也。

一监司讲学人也，每日要吃猪肚。因遇天旱，祈祷断屠，仍要猪肚。屠户稟称断屠，监司说道：“那管断屠不断屠，我只要猪肚便了。”

赞曰：断屠只是张挂告示，与吃肚原不相妨。纵使一人不吃肚，他人吃肉者多，如何断得？终是讲学人见的透。

高绰为冀州刺史，暴横不法，齐后主闻之，诏锁诣行在，至而赦之。问：“在州何者最乐？”对曰：“多取蝎及蛆置一处，极乐。”后主即令索蝎，得三升，置大浴盆内，使人裸卧其中，宛转号哭。帝与绰临视，喜笑不已，谓绰曰：“如此乐事，何不驰驿奏闻？”

赞曰：后主系高绰而随释之，问以州中乐事，绰以蝎螫蛆，而后主以人代之，可谓告往知来，又恨其知之不早。其洒落之契，千载可想也。

宋朝某官邵簾上殿泄气，降为知州。邵胡须上卷，时人称为“泄气狮子”。

赞曰：邵簾流风余韵，他无所闻，以上殿泄气，至今传之，不然，几与草木同腐矣。

安南国使臣进象，招路人看。一人说：“这象太小。”使臣说，“怎见得象小？”其人说：“我家许多象，都比这象大。”使臣说：“朝廷家方才有象，你家如何养象？我就上本。”此人跪下说：“我家原来没象，只是说句大话儿。”

赞曰：庄子说：鲲化为鹏。鲲是寻常有的，他却说是北溟之鱼。又说：北溟，天池也。如何盘的到？此捣空拳说鬼话之妙者也。看象者似尚不及庄子。

一人好酒，坐席太久，其仆欲令其去，因见天阴，说称：“天将雨了。”其人说：“将雨怎么去的？”稍间下雨，许久雨住，仆又说：“雨住了。”其人说：“雨住了还怕甚的？”

赞曰：好酒者无散席之意，却无不散之理。史称陶渊明饮酒，

未尝吝情去留，以此为渊明之高，其实吝情的亦未尝不散也。

李太白觐贤而有文，素不喜孟子，喜饮酒。一日家中有酒，一士无计得饮，乃作骂孟子诗数首投之。李见诗大喜，留连数日，所与谈无非骂孟子也。酒尽，士辞去。既闻又有酒，士再往，李知其意，曰：“前日别后，细想来孟子也还略通。”

赞曰：李太白不喜孟子，此人亦字太白，亦不喜孟子，岂效颦耶？肯与人酒吃，教他骂孔子，即坐上客常满矣，孟子何足骂也。

有暑月戴毡帽而行路者，遇大树下歇凉，即将毡帽当扇曰：“今日若无此帽，就热死我。”

赞曰：李太白诗云：“懒摇白羽扇，裸体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。”如此骄惯，松风亦是寻常。此人头戴毡帽，行毒日中，到了树下，摘去毡帽，便觉清凉自在，况用之以为扇乎！宜其感毡帽之恩也。再穿皮袄一领，妙不可言。

有一甲科大尹，元是儒士中的，每遇闾学生员入见，甚是厌烦，常语人曰：“世间这一行人是多了的。”

赞曰：近来一二贵人每欲沙汰生员，殊为不近人情，恐激成蓝袍大王之变。此位大尹欲尽去之，却甚容易，只将天下生员都改名儒士可也。

有姓李者，绰名李胡子，与姓张人隔壁居住。张素惧内，一夜张被妻打，逃至李处，李不平，因持杖入张之家，痛打其妻。妻云：“你与李胡子往来，学的心性都像他了。”一丫头执火照之曰：“不但心性像他，把脸嘴也都像他了。”

赞曰：刘玄子言其先人同年进士刘凤池观政时，与一同年隔